

## 墨家服饰生态观及其当代意义

文 / 刘一品, 华梅

**摘要:**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视野中,服饰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生产、流通及消费应当符合健康、环保、促进社会和谐的生态价值。在这方面,墨家理论由局部到整体将其服饰生态观分为人本导向、节俭导向、个人修养导向和社会和谐导向,这些服饰生态观不仅对传统服饰的设计制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今天仍然有相当的启示意义,即全面展开生态文明建设中如何从传统思想中吸取文化内涵。

**关键词:**生态文明;墨家;服饰

地球环境正在人类行为的作用下发生巨大变化,资源匮乏和气候变化引发的生态灾难与区域冲突已经屡见不鲜,党的“十八”报告明确指出到2020年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应当取得基本进展,为实现此目标,需要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首位,推动生态保护和消费革命,加快绿色发展。如此说来,怎样让生态文明理念成为一项社会主流价值观,需要每个社会成员都行动起来,从思想和行动上践行,服饰是最具有普遍性的设计产物及工业产品,在人类生产生活诸多领域都具有视觉形态功能和物质形态功能。当代服饰的生产、流通、消费也在全社会资源生产、消耗和分配中占有重要比重,过度强调装饰、由生产商推动的潮流更替虽然有一定积极意义,但过于频密后,势必造成资源浪费,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不利影响。如何化解这一困局,中国传统哲学在这方面的智慧能够给予我们启迪。在诸子百家中,又当属提倡“节用”的墨家服饰观最具有生态价值,对当代最具有启示意义。

### 1 人本导向的服饰生态观

《墨子·辞过》中有这样的名句:“故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sup>[1]</sup>,大意为衣服能暖身适体,具有实用功能和实际效用,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就足够了。人们也应该满足于这种水平,没必要去追求艺术性或是以此去显示身份。中国古人讲究宽袍大袖,虽然我们今天看起来不太适合当今的工作环境与交通设施,但古人的衣服款式绝对有讲究之处,在符合礼仪之外,既便于通风,又不碍于人体的活动,显然是相当舒服的。尤其是宋代时有一种服装叫“背子”,这种衣服男女都能穿。背子的样式是直身,长至膝下,对襟无纽扣,袖子可肥可瘦,两边都开衩,可以没有也可以一直到腋下。听起来这就是一种很舒适的衣服,基本上对身体没有束缚,可以称为是古代休闲服,当年宋徽宗留下自画像《调琴图》,图中的皇帝就穿着背子。这种衣服不仅舒服,看起来也很优雅,再加上丝绸衣料,一定特别符合人体所需的“无障碍”。所以说墨家“衣服,适身体,和肌肤”的服饰生态观具有鲜明的人本导向,不但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即使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东方服饰设计审美研究》(12BG063);天津师范大学青年(教育)基金资助《民族传统文化元素研究直接服务于滨海新区建设——基于设计理论教学的视角》(52WU1313)

**作者简介:**刘一品,硕士,天津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师;华梅,天津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

今天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 2 节俭导向的服饰生态观

墨家的服饰的物质形态功能美学观很简单——节用为美。“节用”来自《说苑》一书所载墨子的一篇言论，疑原为《墨子·节用中》或《墨子·节用下》的篇章，现为《墨子·佚文》部分。显然，在墨家服饰功能美学观中，“节用”不只意味着节俭，而是够用就好，不追求比这更高的目标，因为节俭本身就是目标，这恰恰是一种非功利的服饰审美观，与法家将节俭看作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有根本不同。文章的精髓是这段话：“诚然，则恶在事夫奢也。长无用，好末淫，非圣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sup>[2]</sup>，强调“节用”的墨家试图婉转地说服大家，首先要考虑衣服的保暖问题，即在满足服饰的实用功能基础上再去追求艺术美，墨家观点的出发点是节约人力物力，劝说人们不要靡费。

与激烈言语留给人们的深刻印象不同，墨家服饰美学观本身却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与儒家思想反其道而行之的理论。事实上，两者并不处于一个轨道中，儒家的服饰美学观偏重于服饰视觉形态的功能美，而墨家则完全集中于服饰物质形态的功能美，尽管谈到了“先质而后文”这样的憧憬，但墨家的服饰美学观却似乎只重视“质”，而没有或很少考虑到“文”。

墨家对服饰艺术审美价值的态度，一部分建立于“节用”的服饰物质功能美学观基础之上，另一部分则来自他们对儒家礼乐之说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儒家讲求服饰（以及乐舞）来为礼制服务是极大的危害：“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同时，他们提出了自己的“非乐”主张，并将服饰艺术美学观念融于其中。

《墨子·非乐上》中有这样的表述：“昔者齐康公，兴乐《万》，《万》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

美，身体从容丑赢不足观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此掌（常）不从事乎衣食之财，而掌（常）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sup>[3]</sup>，就如同墨家将国家之乱归罪于美食美服的道理一样，墨家因为反对儒家，就由礼乐联系到弹奏音乐的人。以至说要那么多人去敲钟击鼓，又要那么多人去陪着欣赏音乐，这些人如果吃得不好，身体容貌当然不会好看；如果穿得不好，服饰形象就没有欣赏价值。为了构成礼乐的美好且壮观的场景与氛围，就必然要去占有民众的衣食之财。不但如此，因为礼乐需要一些从事弹奏的乐人，这些乐人便不能再从事生产，非但不能生产，还要靠别的生产者来养活。以上这些推理，来自于墨家独特的思维方法。从历史背景看，这种反对奢华排场的观点有其积极意义。但现代哲学界部分观点认为墨家提出的“乐太繁”，既“不中圣王之事”，又“不中万民之利”的观点，有些矫枉过正。

墨家认为，如若在衣服做工和纹饰上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使其超出了实用的意义，势必造成浪费，而且举国上下都去追求服饰美，极易造成社会混乱，那么，这个国家就很难治理了。比如在《墨子·辞过》中，他们指出：“故民衣食之财，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何也？得其所自养之情，而不感于外也。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贍也。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当今之王，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暖，夏则轻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衣之，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此非公益暖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之治

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sup>[4]</sup>。墨家斥责浪费本身有积极意义,还带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但因此而把文与质相对立的矛盾绝对化起来,完全否定服饰工艺,特别是完全否定人们(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对服饰美(“观好”)的追求,就显得有些片面性。毕竟,两千多年以来的实践证明,着装者追求新奇华美的服饰是具有普遍性的服饰心理因素使然,而服饰设计制作者则在经济因素驱动下竭力满足着装者的需求,只要商品经济的基础存在,只要社会服饰心理大环境不变,服饰品的艺术美就不可能彻底消失,关键在于适度和积极的舆论导向。

### 3 个人修养导向的服饰生态观

墨家的服饰美学观已经分别在服饰的物质形态功能审美和服饰品艺术审美部分有所陈述。总体而言,墨家主张“节用”,并反对儒家所强调的服饰华美形式。但在着装行为与人性美的关系上,墨家却没有完全站到孔子的对立面,反而是在孔子和老子的观点之间作了折衷。如《墨子·公孟》中有一段公孟子着儒服去见墨子的记述。公孟子问:“君子服然后行乎?其行然后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的意思是“品行重要?服装重要?是穿这一类人的服装就会有相当于这类人的品行呢?还是具备这一类人品行的人会从服饰形象上体现出来?”<sup>[5]</sup>从“行不在服”这句回答看来,墨家似乎认为人的修养、道德、情操与外在服饰没有关系,但这未免太简单了。

接下来,公孟子又问:“何以知其然也?”墨子曰:“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羝(母羊)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纓,缝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犹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需要注意,墨家所言“行不在服”乍看起来说服饰的档次与人的品性没

有关系,但其引用的这四位国君在各自的小服饰文化圈内,却都属于仪表雍容、穿戴华丽尊贵者。比如齐桓公处于中原文化中,故“高冠博带,金剑木盾”;晋文公处于中原与戎狄文化交界处,故“大布之衣,羝羊之裘”,楚庄王和勾践的服饰则分别属于楚文化与越文化范围。所以,墨家的论述指的是服饰的形制与人的品性没有关系,这实际上超出了孔子和老子的论述范畴,凸显出了东方服饰文化圈内部的服饰文化多样性,以及社会审美价值观和社会着装行为评价标准的多样性。正由于社会传统服饰评判心理趋向于“盛其服”,所以一部分着装者通过挑战这种观念以显示自身不虚饰的道德品质。东晋葛洪著《西京杂记》载:娄敬(即刘敬,汉初齐人)在高祖五年通过同乡虞将军引见求见高祖,建议刘邦定都关中。当时他身穿着粗布上衣,披着羊皮袄。虞将军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给他穿,娄敬说:“我本来穿着绸织衣服,就穿着绸织衣服去拜见;我本来穿着粗布上衣,就穿着粗布上衣去拜见。现在让我换上鲜艳华丽的衣着,这是装模作样。”于是,娄敬就披着羊皮袄,穿着粗布上衣去见高祖了。娄敬的直率和坦诚可以看成是对“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着装观的反抗,也可以看作是对墨家“行不在服”观的实践。

### 4 社会和谐导向的服饰生态观

墨家服饰生态观很有代表性的一点是,站在生活贫困,勉强能够维持生计的小生产者的利益上,认为衣服只是基本生活资料,如《墨子·非乐上》中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sup>[6]</sup>所以,墨家以此推论,认为如果民众的最低生活标准达到了,那么就不会出什么乱子了。《墨子·尚贤下》中明确说:“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sup>[7]</sup>为此,墨家根据当时的社会状态,勾画出一幅理想王国的图画:“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曰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莫若为贤。为贤之道将奈何?”

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sup>[8]</sup>虽然墨家的观点带有一定“均贫富”性质和乌托邦色彩,在现实世界中实行起来远不是那么简单,但依然可以看作是以社会和谐为导向的服饰生态观的具体体现。

## 5 墨家服饰生态观没有普及的原因

既然墨家的服饰生态观由上述积极意义,但为什么没有成为主流,其对儒家的批判以及引起的反作用是一方面原因。如墨家对“先质而后文”的强调,显然是对儒家服饰美学观代表——孔子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绝非委婉的批判。事实上,墨家一直坚持以“节用”、“非乐”为基本观点去反对儒家讲究的厚葬久丧、繁文缛节等,尤其是反对儒家所倡导的“礼乐”仪式。在《墨子·非儒下》中,墨家直接(甚至露骨)地攻击孔子:“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劝众。”<sup>[9]</sup>这大概就是《世界文明史》(以及类似的西方学者观点)认为儒家的敌视是墨家思想“在周朝灭亡以后就消失了”的部分原因。墨家以“节用”为美的服饰品功能美学观在战国以后消失了,究竟有多少人曾追随并力求实践这种思想,目前没有资料证实。即使有,其数量和影响显然也极为有限。统治阶层的压制似乎不是主要原因,尽管墨家美学思想主要代表被统治者(一般小生产者),但由于其总体指导思想并不鼓励反抗,几乎没有激进主义色彩,所以在统治阶层看来也没有加以打击的必要性。墨家服饰美学观渐渐湮没的主要原因还要

从其过于明显的阶层利益局限性中寻找,墨翟本人手工业阶层的出身背景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原因。墨家反对服饰艺术美,并非因为服饰的艺术审美价值不存在,而只是因为不得温饱者暂时不需要它。纵览历史,任何阶层局限性过于明显的思想都是难以广泛流传的,更不必提墨家思想所代表的这个阶层从未掌握过(或试图掌握过)国家机器和话语霸权。再者说,人类对于服饰美的追求其实从未停止过,一朵山花、一束野草都可以使着装者的审美需求得到满足,服饰美并不一定要与经济挂钩。

## 6 结语

墨家服饰生态观具有鲜明的人本导向、节俭导向、个人修养导向和社会和谐导向,如果我们批判看待这种服饰生态观,积极从中寻求有益于应对我们今天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服饰工业与消费体系造成的环保困局,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背景下应当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 参考文献:

- [1][6][7][8][9]墨子[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8、116、35、35、137.
- [2]李泽厚,汝信.美学百科全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255.
- [3]华梅.中国服装史[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118.
- [4]周礼·仪礼·礼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9:19.
- [5]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187.

(收稿日期:2014年12月1日)